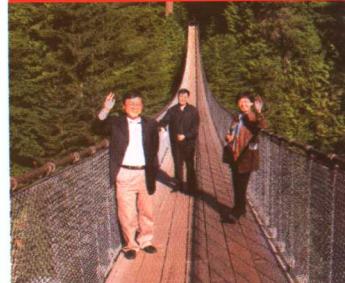


吴季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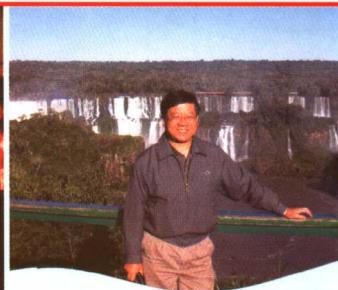
80
国

看世界

美洲和大洋洲的自然资源管理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一个中国人看世界

季羣林題



吴季松 1944 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北京奥组委奥运总体影响项目顾问, 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 国际科技园区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亚洲唯一的委员,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副理事长, 河海大学水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

1968 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毕业。

1979 ~ 1982 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在欧洲原子能联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芳特诺核研究中心工作, 从事核能和平利用、清洁能源的研究。

1983 ~ 1993 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参加历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1985 ~ 1986 年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学科综合研究应用于经济发展”专题研究, 研究期间曾访问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 7 国, 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项目研究报告(英文), 创意知识经济。

1990 ~ 1992 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衔副代表, 负责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1992 ~ 1993 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门高技术与环境顾问。

1993 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际局副局长(代局长)。

1995 年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



←1998 年作者任国际科技园区世界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时与夫人——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代表团团长林文漪在澳大利亚帕斯的会场上

源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北京国际科技园区协会(IASP)第4届世界大会副主席。

1997年任澳大利亚帕斯第6届世界科技园区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1998年任德国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年参加华盛顿第2届中美环境与发展高级论坛并做首席发言。

2000年参加荷兰海牙第2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代表中国出席高官预备会。

2001年任北京奥申委主席特别助理。

2002年为中国政府推荐联合国环境署(UNEP)环境奖候选人。

2003年参加日本东京第3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

2004年参加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水协世界大会,做主旨发言,并成为国际水协大奖最后两名候选人之一。

2005年获“国际科技园区荣誉会员奖”,是该组织成立以来世界上第7个获奖者。

1998~2004年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期间,主持制定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主持总理办公会讨论通过、批准执行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和《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总投资42.4亿美元,并指导实施,至今已为北京供水,并为黑河、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做出明显成绩;指导黄河重新分水,使之至今不断流。以上工作被时任朱镕基总理称为“一曲绿色的颂歌”。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生态修复和生态水新概念,以此为指导思想,指导桂林漓江生态水库建设。

自1979年以来,在国际知名刊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与资源》、《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国内著名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工程科学》,以及国内外高层次环境与资源会议上发表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高技术产业化、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文章百余篇。专著有《知识经济》、《循环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细胞——科技工业园区》、《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水资源及其管理的研究与应用》、《中国可以不缺水》、《新循环经济——中国的经济学》和《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循环经济战略》等多部。其中《知识经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行销27万余册。《中国可以不缺水》受到国家领导人、广大水利工作者和公众的高度重视。《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水资源管理著作之一。《新循环经济》得到国内外经济学权威的重视,于2006年4月由意大利出英文版(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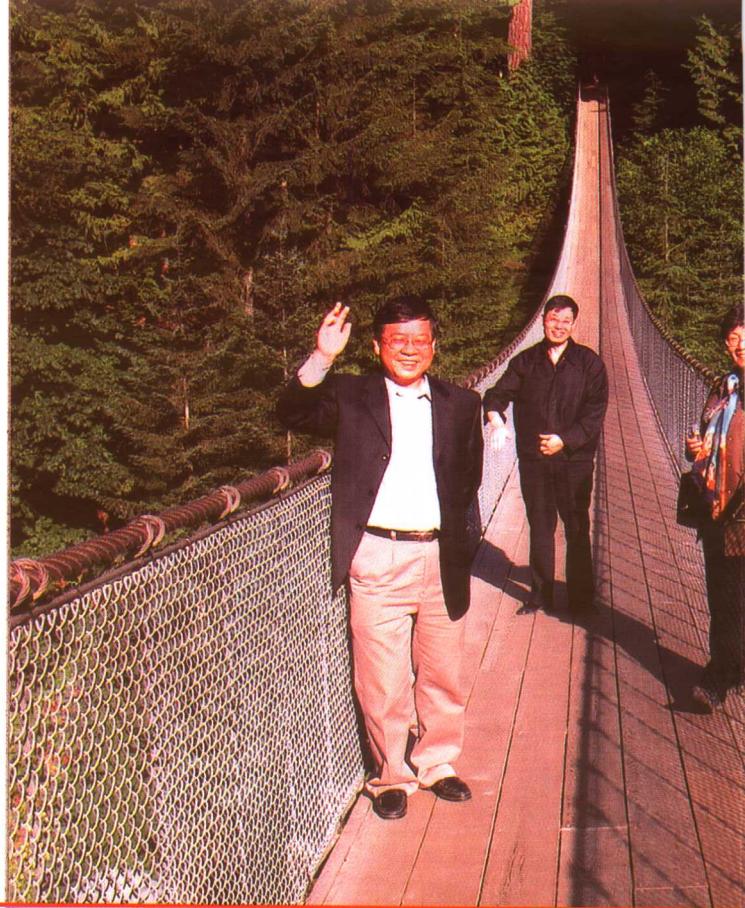
The World, Go, My Way

看世界

80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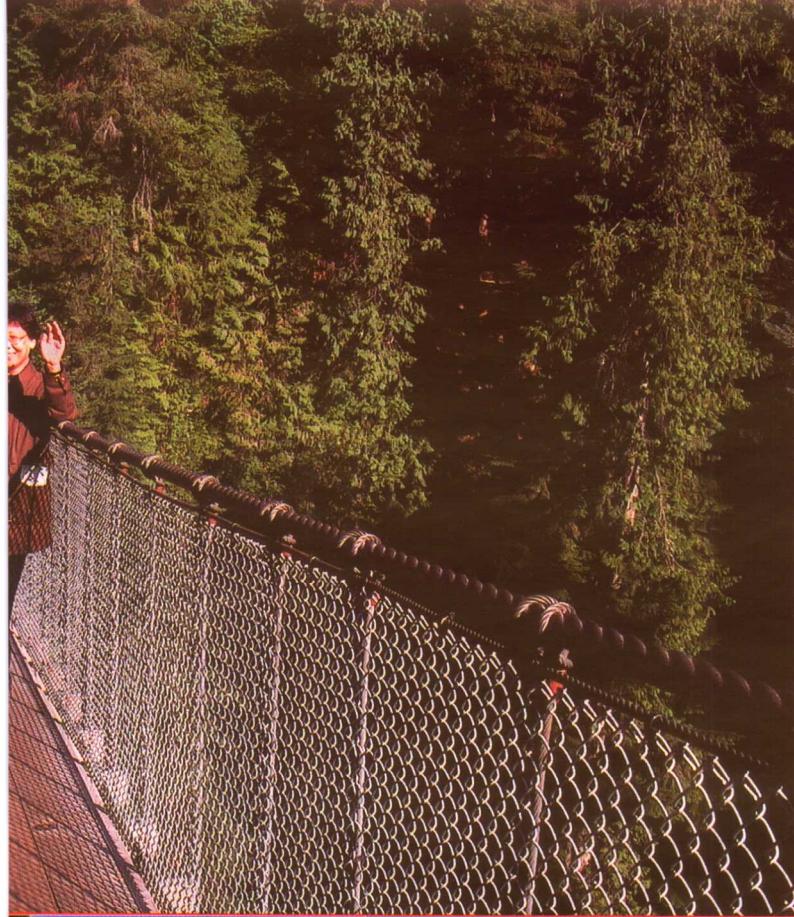
美洲和大洋洲的自然资源管理

● 温哥华市郊的卡佩兰奴吊桥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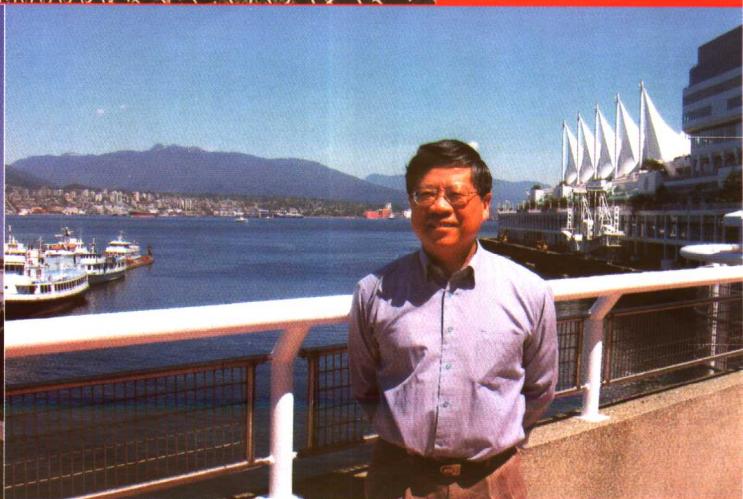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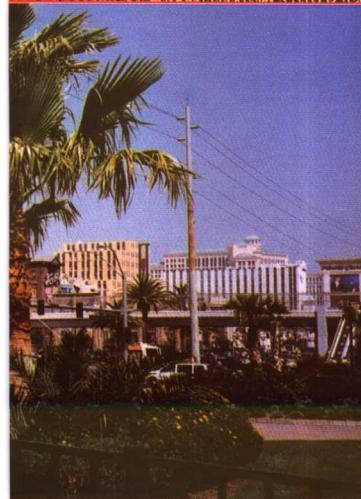


● 荒原赌城拉斯维加斯





◆ 美丽的温哥华湾





看世界

80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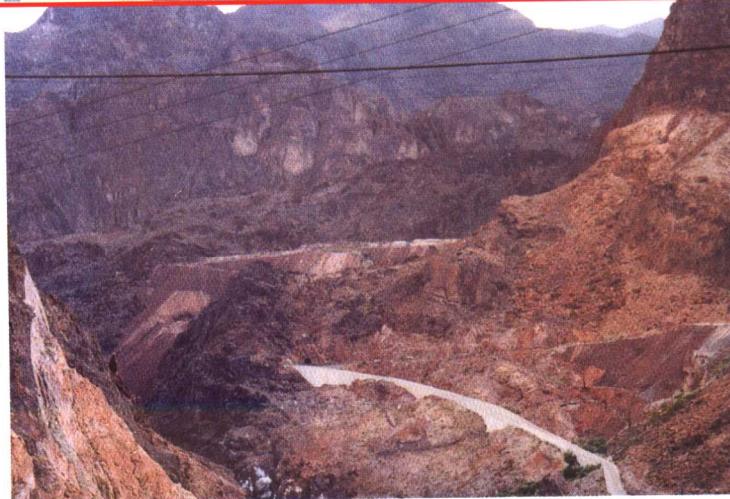
美洲和大洋洲的自然资源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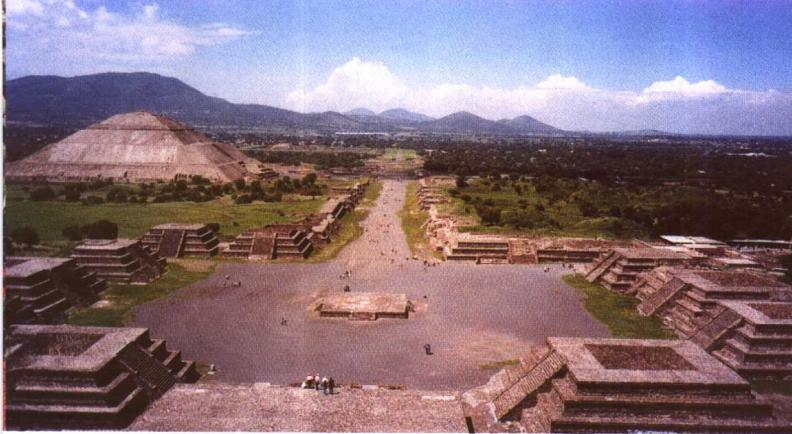
● 1999年在朱镕基总理出席开幕式的、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第二届中美环境论坛上，作者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做首席发言

● 这些耐旱的植物说明墨西哥缺水



● 世界自然奇迹——科罗拉多大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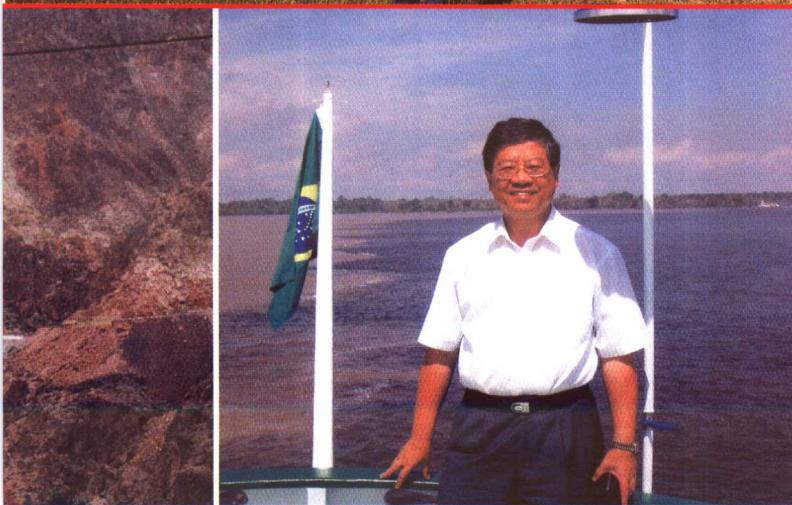




● 从月亮金字塔看
太阳金字塔



● 眺望中简朴、精巧
的巴西总统府



● 亚马孙河中游两大支
流内格罗河(黑河)与苏
里曼河(白河)明显的黑
黄分界,白河已经变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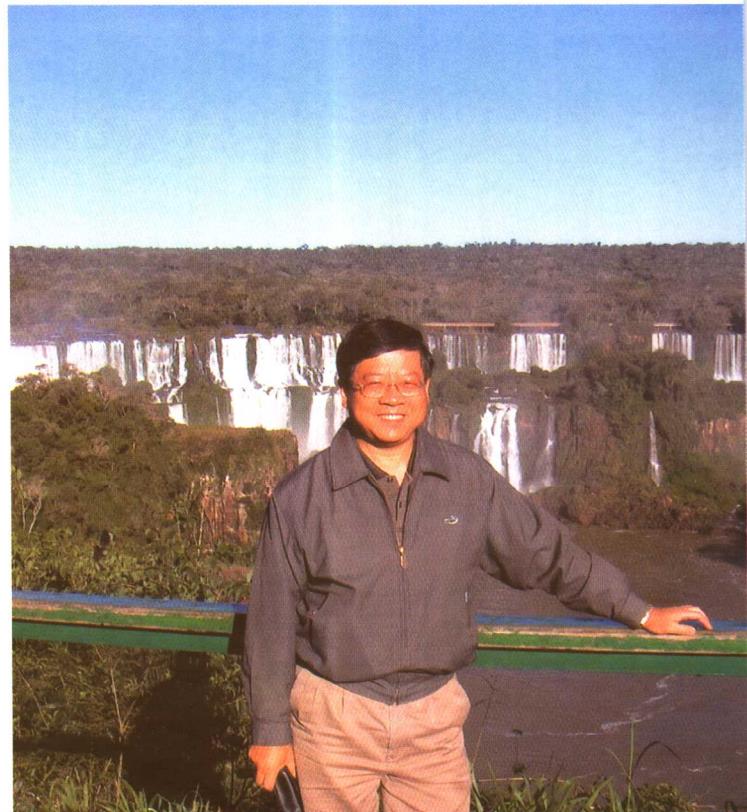


看世界

80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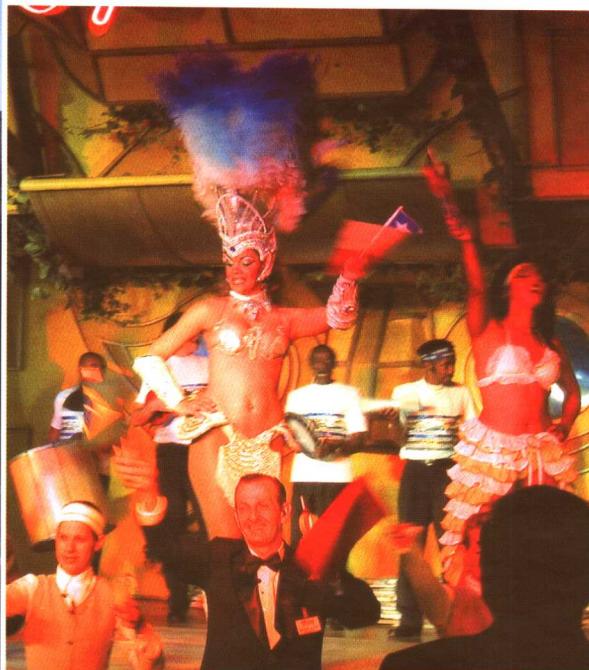
美洲和大洋洲的自然资源管理

● 伊瓜苏大瀑布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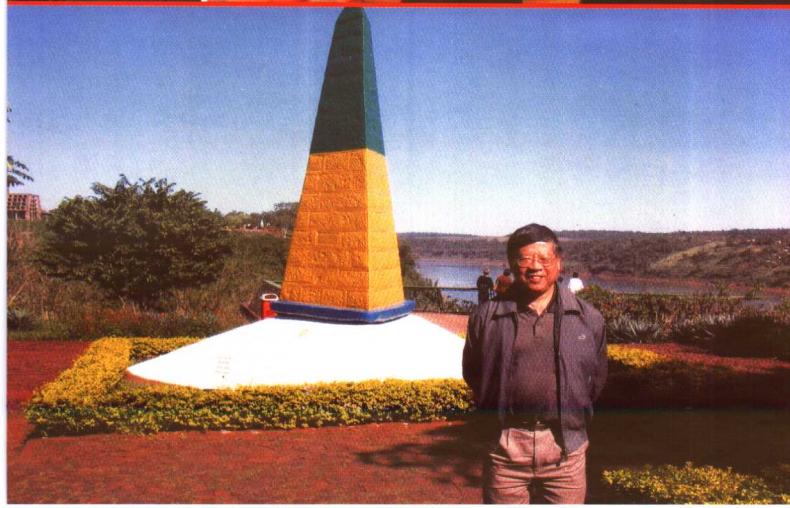


● 乘船进入亚马孙热带雨林





● 巴西庞大烤肉馆中的桑巴舞表演



● 伊瓜苏大瀑布下游一点看三国：作者站在巴西，照片右边是巴拉圭，左边是阿根廷



看世界

80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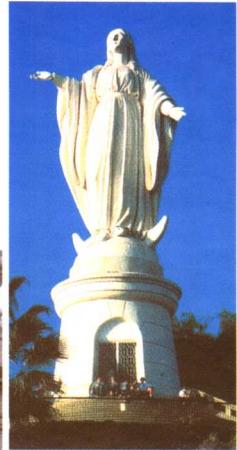
美洲和大洋洲的自然资源管理

● 在伊泰普电站办公楼中脚
跨巴西和巴拉圭两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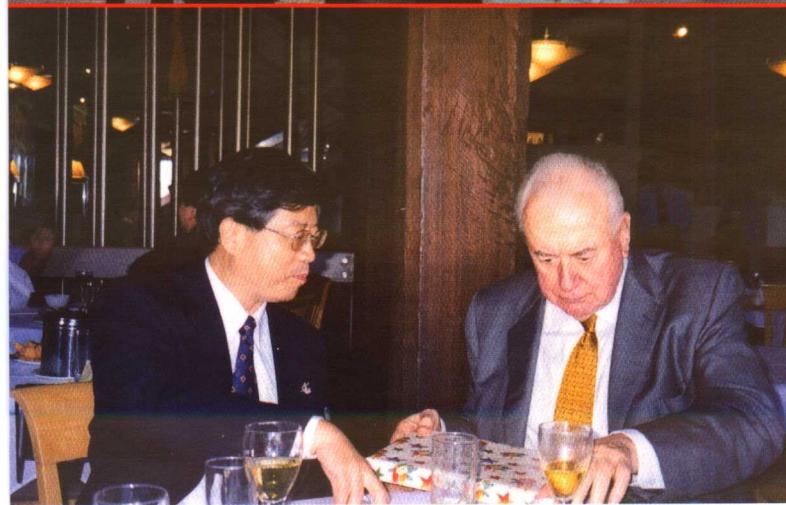
● 巴西制造的以甘蔗酒精为燃料的小轿车





▲ 圣地亚哥克里斯托瓦尔山上的圣母像

● 圣地亚哥智利总统府，当年阿连德总统在此殉职



● 应澳大利亚前首相、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惠特拉姆先生之邀共进午餐



看世界

80国

美洲和大洋洲的自然资源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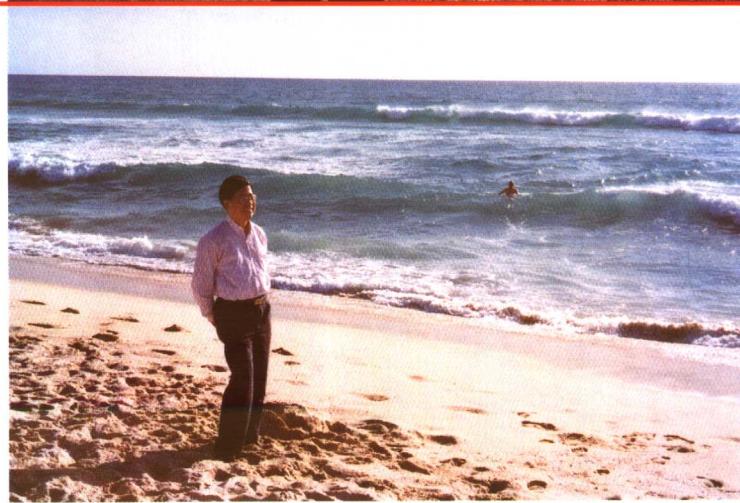
在悉尼著名的歌剧院前



在悉尼奥运新建体育馆馆前



在西澳珀斯海湾



自序

1979年7月，“出国”还是个神秘的字眼儿，我就是在那黑夜刚刚过去，朝霞冉冉升起的时候，在改革开放之初，带着惆怅的回忆和无限的希望从首都机场起飞，离开祖国的。2007年1月，“出国”起码对大城市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就是在阳光明媚，天空蔚蓝的时候，带着工作的激情和美好的向往在首都机场降落，又一次回到祖国的。同叫首都机场，已经换了一个新机场；仍是我的祖国，已经改变了模样。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走遍五大洲80个国家？如果从我在1977年接到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通知开始收集国外资料算起，已经有30年。人生能有几个30年？这30个年头是值得记述的。

我游历世界的梦想始自半个世纪之前，当时我只有5岁，看了一本小人书《鲁滨孙漂流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地图以外的世界。我游历世界的切实想法始自半个世纪以前，1957年我参加中苏儿童大联欢的时候，我太想去看看我的苏联小朋友鲍里斯的家——他描述的那个乌拉尔农村是什么样的。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认真的准备，发奋读书，学习外语，遍览游记与史书，锻炼身体和意志；但是没有想到，22年后出国才成为现实。

激励我游历世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家庭，从我的姨父1914

年东渡日本留学，到我的父亲1936年西赴英国留学；从我的亲友1959年北去苏联留学，到我的女儿1994年再去法国留学，我和亲友经历了自20世纪初起的我国五次出国留学大潮，历时88年，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这套书中也有很多他们感受的结晶。

在30年里，我前后出国46次，在国外住了8年多，度过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绕地球21圈，飞行了86万公里；操着英语、法语和半生不熟的俄语在亚洲的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威特、约旦、塞浦路斯、伊朗和土耳其；在欧洲的前苏联、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当时正在解体的前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法国、安道耳、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摩纳哥、梵蒂冈、意大利、圣马力诺和希腊；在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智利和巴拉圭；在非洲的埃及、摩洛哥、肯尼亚、南非、莱索托、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和加纳；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五大洲，还有当时没有回归祖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等共80个今天或历史上曾存在的国家和地区，或长或短地停留过。

从地理上来说，其中包括了除南极洲外的其他六个大洲，除南美洲是两次外，每个洲至少去过3次；除大洋洲外每个洲至少去过3个国家。几乎走遍了欧洲和亚洲，走到了北非、南非、东非和西非，在北美从北到南，在南美从东到西。到过世界上前10

个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这些国家都去过两次以上，其中在法国住过6年，日本和德国（统一前后）都去过8次，英国和意大利都去过5次，西班牙和俄罗斯都去过3次。在联合国组织接触过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上至总统下到乞丐的各种各样的人。

历史是奇妙的，地质年代幼稚的亚、非两洲最早出现了人类的古代文明；而地质年代古老的欧洲的人类却来自亚洲。到20世纪，所有亚非的文明古国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物质文明发达的欧洲却至今搞不确切谁是他们的祖先。“走向世界”从哥伦布就开始了，他是去寻找地球的尽头，结果却发现地球是圆的。我们的先辈在20世纪初走向世界，他们是去探索真理。他们发现，我们需要了解世界，不是“中国式”的了解；他们发现我们自己需要前进，不是“外国式”的前进。

我到过世界上前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俄罗斯、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日本（当然还有中国）。我到过世界人口10大城市中的8个：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圣保罗、新德里、加尔各答、雅加达和上海。进过巴黎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表过讲话，去过波兰总统府，在日本通商产业省考察过。纵穿过纽约的哈莱姆贫民区、伦敦的东区、巴黎的北郊黑人区、开罗的死人城、加尔各答的棚户区、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索威托贫民区、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还住过罗马的贫民区。和腰缠万贯的富翁交了朋友，也和沦落街头的乞丐做过长谈；我见过世界闻名的大国总统，也邂逅过四处流浪、目不识丁的吉普赛人。我不愿乘舒适的出租汽车，宁愿挤公共汽车和地铁；不愿有人陪